



糖醋蚊子▲著

解密403特种部队

绝密档案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

糖醋蚊子▲著

解密403特种部队 绝密档案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虎/糖醋蚊子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7.11

ISBN 978-7-5354-3572-9

I. 虎… II. 糖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52155 号

责任编辑:高 娟

责任校对:刘惠玲

封面设计:点睛工作室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出版: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今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87 毫米×1050 毫米 1/16 印张:20.75 插页:1

版次:2007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41 千字

印数:1—10000 册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解密神秘特种部队403绝密档案之

虎

序 言

虎，哺乳动物，毛黄色，有黑色的斑纹，听觉和嗅觉都很敏锐，强悍凶猛，力气大，属于大型捕食性猛兽，多夜里捕食鸟兽，有三百万年进化史。身长体重，与其它猫科动物相较，个体最大，体色最美，堪称百兽之王。

相关词组：

虎贲：古时指勇士、武士。

虎彪彪：形容壮实而威风。

虎口拔牙：比喻做十分危险的事儿。

虎劲、虎威……

故事背景：

1991年“海湾战争”爆发，联军在战区大量使用特种部队，这支部队出色地完成渗透、侦察、摧毁等任务，有效地打击并摧毁伊军指挥和控制系统，使其既“瞎”又“聋”，多数“飞毛腿”导弹发射架是美军特种部队消灭的。伊拉克部队在60天里就被集结在海湾地区的联军特种部队完全击败。战争中，联军特种部队可以在昼夜、全天候、任何环境、地形条件下攻击伊拉克军队。联军运动战的快节奏和高效打击力使伊军大为吃惊，联军可在24小时对伊拉克的基础设施和战场目标实施攻击，快速削弱伊军实力。伊军部队在联军地面战开始4天，即整个战争开始后的60天里就结束了。

通过对海湾战争的研究，特种部队能在较小的战区中获得局部优势，快速击败对手，并解决局部冲突。在现代战争中，特种兵的地位日渐突显。

1992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申月军区秘密受命，组建一支超精英特种部队。

训练科目高度机密，人员名单高度机密，部队编制高度机密，使用武器高度机密。

内部编号：403特种部队。代号：虎。

作者的话：

曾经是其中一员，至今不知道很多战友的名字。因为涉及高度国家机密，所以一直没敢对外界有所透露。2001年，该部队秘密解散。



笔名: **糖醋蚊子**

读者信箱: bj_wenzi@sohu.com

博客: blog.sina.com.cn/tcwenzi

第一章

1992年4月，冰城哈尔滨仍然有一些寒意。火车站的站台上却充斥着傻傻的绿色。哭声不绝于耳，到处是泪水和鼻涕的亲情。一群目光呆滞，嘴巴上还有小绒毛的小伙子站在那里，胸前戴着可笑的大红花，就像刚刚入队的少先队员。亲人聚集在周围，叮咛……嘱托……还有N多N多的不舍。而我一个人站在那里，同样是穿着崭新的军装，饶有兴致地看着周围。母亲要送我，我没让，实在是不喜欢在这个高兴的时刻看见母亲流泪。是！我是高兴。我终于可以逃出学校，不用再跟作业过不去了，不用再琢磨如何应付那些横眉冷对的老师和“痛”爱我的老爸。

我站在一边，脸上笑着，那些人哭着。真不明白有什么哭的呢？当兵是好事，又不是去上前线送死。突然我头上被重重拍了一下。“你是哪儿的兵？”“你他妈的……动力区的。”我一急顺口骂道，眼前是一位肩膀上有好多好多星的军官。我注意到，在场的军官属他星最多。“骂人？等着到部队，好好给你板板！”“操！吓唬谁啊？我二叔就是这个部队的师长！”我当然是心里说的。他看看四周：“你怎么没家属？”“没让来，有什么可送的！”“这一站台的小兵，就你一个人在这笑，多大了？”他好像对我有一种很多余的兴趣。“16！不18！”我户口是改的，因为岁数不够。“到底多大？”“18！”奶奶的，临走的时候，老爸一再叮嘱，打死也是18。他没再说什么，看看我，转身走了。“他妈的，吓死我了。”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上，把背包放在地上，往上面一坐。谁知道屁股还没坐稳。“起来！谁让你坐的。”我急忙站起来，循着声音看去，什么也没看见，到处是人，见鬼了。我没理会，又重新坐下去。“说你呢，站起来，把烟给我掐了！”我又站起来，这一次我看见了，正是那位星最多的军官。我扔掉烟，他盯着我的眼睛走了过来。“多大就学抽烟，啊？”我没说话，心里嘀咕着：“老子抽了好几年了，跟多大有屁关系。”我慢吞吞地把背包重新背到肩上，异常沉重，足有几十斤。不知道因为什么有点困，唉，这火车怎么还不开啊。我呆呆地看着钢轨上的火车轱辘。一

会儿，这些个铁家伙就要顺着这两根线儿，把我送到离家好远好远的地方。“新兵都到这边集合！”不知道谁喊了一声。此时，亲属已经全部站在一旁，一个军官拿着花名册开始给新兵点名。

“……赵博！”“唉！”“唉什么唉？你没听到别人怎么回答的啊？答‘到’！”他抬起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什么意思，又没人教我，老师叫我，我都是这么回答的。小干部事儿真多。“赵博？”他又重新抬起大檐帽，“你先到这边站着。”我走出队列，一个人站在旁边。很多人看着我，怎么他妈跟在课堂上被提拉起来的感觉一样呢。因为已经有人在一旁猜测我了，“这孩子八成有问题……”我斜着眼睛瞪了一眼不知道是谁的妈妈。

新兵已经陆续开始登车，我仍站在地上，没人管我。上的差不多了，刚才点名的军官才走过来。“你！跟我走。”我拎着行李一瘸一拐地跟在他的后面。一直快走到车尾才停下，“参谋长，找到了，就是他！”我再看那位参谋长，正是刚才训斥我的人。真是冤家路窄。“你跟我在一起，来之前师长交代过了。”“我靠，原来是自己人。”我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弛下来。听他的口气，我二叔官一定比他大。腰板直了直：“去哪？”“跟我走就行了。”我们上了餐车，周围没几个人，他把我安排好座位就走了。

火车终于睡醒了，些许的震动之后开始工作，也不知道是谁的妈妈，突然冲过来，敲打着我面前的玻璃窗，满脸泪水地喊着：“小年，小年你在哪儿啊？”我哪认识什么小年不小年，大年刚过完。我把脸转到一边，她抓着火车向前跑去。我一下想起了母亲，她此时肯定还在流眼泪呢，毕竟，这是我第一次离家，突然觉得有人送送也挺好的。火车终于冲出重围，扯着一车皮的牵挂呼啸而去。

生我养我的哈尔滨，渐渐被泛着点点青绿的田野所取代，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黑土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，心情多少有点不是味道，但是想想终于不需要担心老爸心情不好，拿腰带告诉我什么是爱了，突然又开心起来。

我看了一下四周，没什么人，拿出一支烟点上。一个乘务员走过来，把一个烟缸放在我的面前。“一看你就是后门兵！”“怎么看出来的？”“那些兵都在里边，只有你一个新兵坐在这里。”后门兵？是啊，我的确是一个人在这里。呵呵，没办法，谁让俺叔是师长呢。

正当我得意地抽着小烟的时候，那位参谋长回来了。站在门口冲我喊：“赵博！拿着东西跟我走。”我急忙摁灭烟头，拎着大包小包走过去。他没说什么，一转身走了，我像一条尾巴一样，叮啷咣啷跟在他后面。车厢里都是跟我一样的新兵，有的人在说话，有的人仍在他妈的哭。没出息，我很鄙视地看了

一眼，继续跟着参谋长往前蹿。也不知道走了几节车厢，那位参谋长在一个空位前站住。“你坐这儿。”旁边一个小军官急忙跑过来，参谋长跟他耳语了几句就走了。行李架上堆满了背包，已经没地方了。“唉，我说，我这些东西放哪啊？”“跟谁唉唉的。”小军官走过来，把我的几个背包塞在座位下。“那个是吃的吧？放那上面就行。”他指了指行李架上的一个背包，转身走了。小官牛什么牛，我二叔是师长。我穿着鞋站在座位上，费劲地将大袋子放在那个背包上。“唉，别放我背包上啊。”下面一个新兵喊。“放上怎么了，能他妈压死啊。”我把口袋稳了稳。“说你呢，别放我背包上面。”我没搭理他，腾地跳到地上。“你他妈怎么这么多事！”我瞪了他一眼。

“你骂谁呢？”“就骂你呢！怎么着吧？”他霍地站起来，“哎呀，皮子紧了，啊？我帮你松松。”说着我一拳就招呼过去。他也没躲，结结实实地打在鼻子上。血顿时喷了出来，他妈的，他是傻逼吧，怎么不知道躲啊！旁边的人都闪到一边。他抹了一下鼻子，见出血了，跳起来想抓我的头发，结果脑袋上有帽子，他一把将我的帽子扯了下去，我趁机又是一拳。他往后一倒，脑袋磕在窗户上，“咣”的一声。我冲过去想压住他，他抬腿就是一脚，正端在我的心窝，我一下摔到旁边的座位上。怒火瞬间点燃，我抓起桌子上的矿泉水瓶子就砸了过去……“住手！”一声断喝。接着我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按在那里。“谁让你们打架的，啊？”我推开他的手，弯腰捡起地上的帽子。“你问他，没事找事，他妈的就是欠揍。”“到底怎么回事儿？”那小子用餐巾纸塞住流血的鼻子，闷声闷气地说：“他把口袋放我背包上了……”“放你背包怎么了，能压坏啊。”“不能放，就是不能放。”“你他妈的，你说你是不是欠揍吧！”我站起来指着他骂道。“你给我闭嘴！消停点，坐那儿！”“这也能打架，啊？多大个事儿啊！”“就是不能放！”“唉，我说你这个孩子怎么回事儿，放一放怎么了？”“就是不行！谁也不行。”他喊着居然站起来，拿下我的口袋摔在地上。“我操你妈的，今天我废了你。”我刚想向前冲，脖领子一下子被拽了回去，“怎么回事儿？”我一看正是那位参谋长。小军官敬了一个礼，“参谋长，小事，我能解决。”“你们俩这是哪出啊？这么多人你们能聚在一节车皮不就是缘分吗？有什么好打的，年纪轻轻的，脾气怎么这么暴。”“谁他妈跟他缘分！”我在参谋长身后骂了一句。他一回头：“我看你这个小子的是挺扎手的。行，用不了一个月你就不这么咋呼了。”那小子闷吃闷吃突然哭了，“这兵我不当了，我回家，我要回家！”我一下子笑了，挺高的大傻个子真他妈窝囊。“别哭别哭，这包我们不放了还不行吗？”“妈！啊……”他居然大哭起来。小军官和参谋长被他突然的举动惊呆了。参谋长坐在他身边，拍着他的肩膀：“小兄弟，别哭，你告诉我你包里放的是啥？”他抽泣了半天低声说：

“我妈!”“你妈?”“我妈的骨灰,我怕她想我,就带上了。”旁边的人都面面相觑。“骨灰?”参谋长停顿了好久,“好,我们不放,我们不放。”参谋长跟那小军官耳语了几句就走了。

我被串到旁边的座位上,那小子鼻子塞着卫生纸,跟一头掉了牙的大象一样拿眼睛瞄着我。我实在是受不了他那种哀怨的眼神,“别跟我玩眼神了,你他妈说清楚不就完了。”他没说话,目光往窗外一扔不搭理我了。还缘分,是有缘,这小子有欠揍的缘。

火车夹杂着千篇一律的声音向前奔着。我有点困,想抽支烟,看看周围没人,就掏了出来。“这儿不让抽。”旁边的人碰了我一下。“哪儿让?”“厕所。”“哦!给。”我递给他一支,他警觉地立起小脑袋看看那位打盹的小军官。“走!”我们俩悄悄地钻进厕所。厕所的空间狭小,我们几乎面对面。

“哥们儿哪儿的?”他给我点上烟问道。

“动力的!”

“是吗?我家也是动力的。缘分啊!”

“可他妈别提什么缘分了。”我深吸了一口烟,靠在厕所的墙上。“你叫什么?”“赵博!”“你是52中的吧?”“你怎么知道?”“我49中的,我听说过你。”“真的假的?你叫什么?”“连野!”“49中的驴哥就是你啊?你爸是哈平派出所的?”“哈哈,是我,巧了吧!”“是巧,我们还干过架,你还记得吗?”“当然记得,因为一小姐!”

我们俩连抽了三支烟才从厕所里出来。刚推开厕所的门,就看见小军官,虎目圆睁站在那里。“你们俩一起让尿憋的,啊?”他探头向里边看了一眼,烟雾绕梁。“跑里边抽烟,啊?!”我没搭理他,挤过去,回到座位上。连野也跟着回来。“小干部,还挺能咋呼的。”我在连野耳边嘀咕。连野看了一眼回到座位上的小军官。“他多大官啊?”“肯定小,你没看他肩膀有几颗星啊?”“多大算大啊?”“不知道,反正我二叔四五个呢!”“你二叔?”“啊!就是这个师的师长!”“哎哟,你厉害啊!”“一般一般!哈哈。”“那我跟你混了,在49中我牛逼。现在你牛逼!”“好吧,收下你这个小弟,叫老大!”“拉倒吧!还大哥。你有我大吗你?”“谁行跟谁混,这个跟多大屁关系。”“我76年的,你呢?”他突然小声说。“你也是改户口?”我有点惊讶。“我也是76年的!”“啥也不说了,缘分啊!”“那叫老大吧!”“都是哥们儿,别整那套!”

火车走走停停开了一天一夜,直到第二天清晨,才在一个小站停下。车站旁停着几辆军用卡车,上面还贴着什么欢迎新战友,什么新血液……车顶上如果架个机枪就牛逼了。我随着人流往下走。

又是点名。小军官扯着嗓子喊,新兵开始按照划分,分别上车,我这才注

意到，车上的人已经不多了，在这里下来的一共不到一百人。那位参谋长，走到我跟前说：“师长交代过了，不搞特殊化，别人怎么训练，你就怎么训练。以后的事我再给你安排。你暂时先在团下锻炼一阶段吧！”说完上了小车先走了。二叔什么意思？训练就训练，谁怕谁啊！

人少，所以几辆卡车空着，跟在后面，黄土道扬起阵阵灰尘。两边都是农田，却见不到一个人，我站在一边，手紧紧握着厢板，车震荡着、摇晃着直奔大山深处开去……

当车子冲过山顶的时候，我突然看到在树林深处腾起阵阵黑烟。我急忙喊连野：“野驴，你看那边是不是着火了？”车上所有人都向我指的方向看过去。果然，隐约可以看见蹿起来的火苗。车上的人开始骚动，眼看着火越烧越旺。我急忙挤到前面驾驶室，用拳头砸着车顶。咣，咣……“停车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！”车子一个急刹车停在路边。车上的人都涌向车的一边。小军官从车上跳下来看着我们。“哪着了？啊？”说着他手一搭厢板，脚一点地噌地跳上车。“看那边，肯定是着火了。”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。小军官仔细地看了看，身体往车厢板上一伏，一个翻身就跳下了车。动作娴熟，利落。他跑到后面的几辆空车前说了些什么，两辆装新兵的卡车突然原地调头，往回开了几公里，在一个岔口小路上几辆车钻进树林，向失火的地方飞驰而去。我看见空车已经消失在远处。车子在树林中穿行，树木长得很低，我们起初站在车上，结果被树条抽在身上，疼痛之余来不及考虑，急忙全部蹲下去。枝叶被车刮得支离破碎，落在车厢里一层一层。两辆卡车夹杂在灌木丛中左穿右闪，但速度不减，犹如发怒的狮子向前飞驰。我们俨然成了一群受惊吓的小羊羔，挤在一起，偶尔会因为强烈的颠簸，有人失声喊一声。

卡车终于冲出树林，我第一个强忍着酸痛的双膝站起来，此时距离火点不到一公里，我们都看清楚了，靠近树林的灌木正在“劈啪劈啪”地燃烧着。火线已经有近一百多米宽了，正顺着风势向树林蹿去。车子冲到火线三百米的地方，停了下来。小军官跳下车。“全体下车。”两辆卡车，扔下我们向后急速退去。小军官扯着嗓子对我们喊：“找树枝，站在风向后面，几个人一组，保证自己的安全。听见没有！”说完，小军官已经转身奔向一棵树，三五下爬到上面，折下很多树枝扔下来。大家拿起树枝向火区跑去。刚到近前，就被炙热的浪气推了回来。小军官拉着一棵大树枝纵身跳进火区，脚下顿时火星四溅。燃烧过的灌木仍然有底火继续在蔓延。大家捂着鼻子，随着他冲进去，劈里啪啦地抽打着。没几分钟，浑身大汗，脚下桑拿一般的烧烤。小军官始终冲在最前面，哪儿火高，就冲到哪儿。时间分秒地过去，我已经感觉到新军装变得越来越僵硬，挥舞的胳膊也越来越沉重。渐渐地人群被火苗冲散了，连野紧跟在

我身边，嘴里骂着：“让你着，让你着！”灌木不高，刚刚过膝盖，但是踩上去，脚下却是松松软软的。到处是冒着蓝烟的灰烬。树枝被抽的已经没叶子了，光秃秃的枝干。来不及换了，继续慌乱地抽打着。小军官始终冲在最前面，我看见他一只胳膊挡住鼻子，另一只手挥舞着树枝。我向他靠过去，连野紧随着我向前靠。眼看着距离小军官不到十几米的时候，突然我感觉窒息，阵阵浓烟随风势急转过来，呛得我睁不开眼睛。小军官突然大喊：“撤！赶紧撤……”夹杂着灰烬的黑烟迎面压过来。我条件反射地顺风向急转，扔掉树枝向回奔去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撤啊！快撤啊！”人群四散，连野跟在我的后面，嘴里失声地“啊，啊！”喊着。我跑了几步，突然发现连野没跟上来，我回过头，眯着眼睛，看见连野蒙着脸蹲在那里，我急忙折身回去，“怎么了？啊？”“我跑不动了，真跑不动。”“操你妈，你不跑你就死定了，站起来……跑啊！”话说得断断续续的，烟气瞬间灌到嗓子里，我泪水鼻涕一起涌出来。连野重新站起来，跌跌撞撞地跟着我向回跑去，不知道跑了多远，渐渐感觉空气清新了一些，我们才停下，大家蹲在那里拼命地喘着粗气。我发现衣服已经被火烤的干巴了，用手轻轻一摁，纤维已经碎裂。连野呼呼噜噜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赵博，好哥们儿，小军官呢？”是啊，小军官呢，眼前是一片黑烟。“小军官呢？”大家开始四下寻找。可是除了黑烟就是黑烟。我们尝试着继续向里边走，可是马上被热浪逼了回来。大家站在那里，手足无措。不远处，十几辆军车，向这边开过来……

大火被扑灭了，一辆辆军车停在一边，地面偶尔会升起一股死烟。方圆一公里的地面全部是黑色。我们重新上了车，向营房开去。车上没人说话，但是有人在哭。我亲眼看见小军官被烧焦的尸体从里边被人抬出来，他牺牲了。

车子开进营区，道路两边已经有士兵正在拆除那些欢迎标语。没有鞭炮，没有掌声，每一个人的神情肃穆。装载新兵的两辆卡车，停在了团部大楼门前，我们拿着背包下了车。一位军官走过来，声音低沉地下着口令：“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稍息，立正！”转身跑到一位军官面前一个立正：“报告团长，新兵集合完毕，应到121人，实到121人，请指示！”“稍息！”“是！”他跑回来，“稍息！”

“欢迎你们来到军营，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，你们将在这里生活三年，或者几年十几年几十年。本来应该有欢迎锣鼓的，本来应该有夹道欢迎的。但是我们的战友张宇光同志牺牲了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，“我想今天发生的事，能让你们对生命有所感悟，我们不再是普通老百姓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是人民的士兵，保护国家财产，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必要的时候，我们必须献出自己的生命。我也相信，几年的军旅生涯将给你们

留下伴随一生的回忆，在这里我代表第40集团军118师354团感谢你们。”他抬起右臂向我们敬了一个军礼。

此时，感觉到眼睛酸酸的。团长继续说道：“对于今天参加救火的新同志，我们将给予嘉奖，我们会将奖状直接寄给你们的父母，让他们看看他们的儿子多么勇敢，多么优秀。我为你们自豪！”话说得铿锵有力，但是无人鼓掌。而我却溜号了，说实话，活了十六年了，不知道什么叫感动，在学校里从来就没得过什么奖状，没想到刚到部队第一天，我就获得了一个奖状。看样子我当兵这条路是走对了。

我们解散后，被几个军官分别带走了。我和连野被分到新兵三连，刚进到屋里，我看见在我们之前，已经有一些其他省的新兵先到了。此时他们正一个个地跪在床上，吃力地在压被子。一个戴着军衔的士兵走过来指指我，“你！住我上铺。”接着看看连野：“你，住那儿！”他又指了指大铺。大铺上八个人，连野被夹在当中，屋子里只有两张上下铺。我爬上床开始打开背包，用余光扫视着周围这些人，一个个都是光头，穿着军装却没有军衔。那个好像是坐班的，应该是班长，只有他悠闲地拿着武装带坐在床边看着大家。他也在看着我，我慢吞吞地打开背包。“你他妈动作快点！”他挥舞着手中的武装带冲着我喊。“王波！”“到！”大铺上站起一个人。“你去教他怎么叠‘内务’。”“是！”那个叫王波的将自己的被子叠好，用石头压上。冲我摆摆手，“你先把‘内务’拿下来。”“内务是什么？”我疑惑地问。“‘内务’就是被褥。”我从上铺将被子递给他，翻身从床上跳下来。双脚腾的一声落在地上。“你他妈轻点，会武术啊！”我刚想说什么，瞅见连野此时正瞪着驴眼望着这个班长。我看了一眼连野，又看那个王波教我怎么压内务。“你俩叫什么名字？”此时班长靠在床头用武装带指着我们俩。“我叫赵博，他叫连野。”“他自己他妈不会说啊，用你介绍？”他坐直了身体骂道。“你叫什么？”他指着连野。连野慢慢地抬起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连……野！”那班长嘀咕了一句：“新兵蛋子！”我瞪了连野一眼。“王波！”“到！”“把岗单改一下，今天晚上他们俩第一班岗！”“是！”

很快，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了熄灯号。王波拿着一张纸把我们叫到一边，“这个是岗单，你们俩从9点到10点的。提前5分钟叫下一班岗，就是他们俩。”他指了一下正在脱衣服的两个人。他小声说，口令是：“勤劳！”“口令？”“是的！有人出现的时候，一定要先问口令，对方回答不对的话，就是敌人。回答对了，他会问‘回令’，你就回答‘勇敢’。”我顿时紧张起来，“敌人？”话还没说完，那个班长躺在那里嚷嚷道：“说完了没有，真他妈笨，赶紧滚出去站岗去！”

入夜的营区很安静，营房周围，整齐的树木，像一排排士兵，偶尔有几束手电光闪过。我和连野站在外面，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烟递给他。“操他妈的，这是部队吗？怎么跟监狱一样。”连野接过烟，狠吸一口说：“后悔了，他妈的，刚来就差点死了。还他妈被人骂，我刚才真想他妈揍他。”“揍什么揍，没看出来人家比咱们牛逼啊！我二叔是师长，我都没敢说什么。”“操！逼急了老子就整他。”我俩正说着，突然几束手电光聚在我们俩的脸上，“站岗的！”我急忙答了一声：“到！”黑暗中几个人走到近前，一个军官，旁边还有两个士兵，手里拿着一个本子。军官看着我们俩，“为什么不问口令？”“没看见你们。”“没看见，你们是怎么站岗的，如果敌人来了，你们没看见，这一个连的人还不都报销了。”当他看到我们手里的烟时，“站岗还抽烟，啊？把你们班长叫来！”还没等我们去叫，班长已经披着衣服跑了出来。“瞧瞧你们的兵，啊？站岗溜号，口令没有，还抽烟，你们是怎么带兵的。”班长跟狗一样站在那里不说话。“记上，全连扣三分！”“我二叔是……”军官说完走了。班长鼻子都气歪了，“你们他妈的真是少教育啊，谁他妈教你站岗的时候抽烟了，啊？”他说着解下武装带，抽了过来，我顺势一躲。“还敢躲？站好！”他又挥起腰带打过来，腰带还没打到我的身上，班长的身体突然往旁边一栽。接着我看见连野冲过去，抬腿就是一脚，正踢在那个班长的脸上。我急忙去拉连野，连野却跟疯了一样嘴里骂着：“操你妈的，老子在家都没让谁这样骂过，你他妈骂我！”那个班长起身就跑。

第二章

连野想继续追被我拉住了，“行了你，你把他揍了，还有咱俩的好儿？他肯定回去拿枪了！”连野喘着粗气：“拿枪？我没看见屋子里有枪啊。”“怎么没有，部队能没有枪吗，没看到屋子墙上有个柜子啊？”“那怎么办啊？你二叔不是师长吗？”“现在我上哪找他去啊？”“那怎么办，咱俩跑吧？”我犹豫了一下，“好吧……”我们俩撒腿就向营区外边跑去。部队的夜非常安静，柏油路面上回荡着“啪，啪”的脚步声。还没跑到营门口，只见几个人迎面围过来，我俩定定神。那几个人在不远处站住了，“口令？”我急忙回答：“勤劳！”其中一个人说：“瞎他妈跑什么？也不问回令。”他们嘀咕了几句，转身走了。虚惊一场，我们顺着马路向另一端急步走去。远远地看到营门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不妥当。“野驴，我看咱俩还是翻墙吧。”“墙如果有电网怎么办？”“咱俩肯定出不去大门的。”“试试，实在不行就硬闯。”“他们开枪呢？”“你怎么胆子这么小，开枪就能打着啊。”“万一打着了呢？”“这个？再说吧。”我们俩边说边顺着马路向营门的岗哨靠过去，路灯下，我看见荷枪实弹的哨兵。对身后的连野说：“怎么样？有枪吧！咱们俩愣冲过去，肯定被扫死了。”“扫死也得冲过去，我把班长打了，回去不也得枪毙啊！冲吧。”“都他妈是你惹的，你手怎么这么欠，你打他干什么？这下好，逃亡了。”“唉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够义气啊？他打你，我看不过去，我才打他的。本来还想跟你拜把子呢，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”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不是跟你一块跑出来了吗？还不够意思啊。要不这样，你躲起来，我过去跟他们说，我二叔是师长，他们敢不给面子吗？”“他们会信吗？”“凭什么不信，赵大海的确就是我二叔啊！”“那好吧，你提提试试吧。你千万说两个人啊，你说我也是你二叔的侄儿啊！”“知道了！”连野说完跳进旁边的小公园里，我壮壮胆子，向哨兵走过去。

距离哨兵也就五十米吧，哨兵发现我。“站住，口令？”说着“哗啦”拉了一下枪栓。“别开枪，我是我二叔的侄子……”“什么你二叔的侄子，口

令？”“勤劳！”“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过来。”我战战兢兢地走过去，眼睛盯着那黑洞洞的枪口，腿有点软。“你是哪个连的，噢，还是个新兵蛋子！这么晚干什么去？啊？”口气坚硬充满威慑。“我？我找我二叔。”“你二叔，你二叔是谁？”“赵大海！”两个哨兵对视了一眼。“师长？”“你二叔是师长？啊？”其中一个走近我。“是啊！”看样子他们认识我二叔，紧张的心顿时开了花。他拎着枪走到我的近前，“你说你二叔是师长？”“是啊！”“是个屁，你二叔如果是师长，能让你在团下。早他妈把你弄师部去了。你他妈小新兵蛋子糊弄谁呢？”“我二叔说让我……”算了，不说了，显然二叔将我下放到基层锻炼的计划他们是不会相信的。“还你二叔是师长，我大爷还是军委主席呢。”说完两个人居然哈哈大笑。我突然想转身逃跑，但是想想怎么也没子弹快。我站在那里傻了。他们笑完了，“你他妈到底是哪个连的？想往哪跑？说！小新兵蛋子。”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找我二叔。”“你他妈还没完了是吧，是不是想逃跑啊，啊？逃兵是吧？啊？”他居然用枪点着我的胸口。我往后躲着，这他妈一走火不把我崩了。“立正！往哪儿跑。”完了，脑袋彻底乱套了，什么想法都是一半一半的，想着连野这个时候冲过来，把枪抢过来，把他们两个干掉。想着这个时候二叔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跟他们说我是他的侄子。想着……“问你呢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去？哪个新兵连的？”正当我琢磨着怎么说的时候，背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我一回头吓我一跳。一位穿着运动服的中年人，目光炯炯，右手牵着一只黑背大狼狗。两个哨兵同时立正，“报告参谋长，发现一个行动诡异的新兵！”参谋长？我仔细地看了一眼，不是火车上的那个参谋长啊。到底有几个参谋长啊。“新兵？”他绕到我的面前，狼狗跑到我的身边闻了闻，抬着大脑袋看着我。“怎么回事儿啊？”“我……”哨兵抢嘴说：“他说他是赵师长的侄子！”

“师长的侄子？你叫什么？”“赵博！”“你家是哪的？”“哈尔滨！”“大海没跟我说有个侄子来我这儿啊！这样吧，你跟我到团部……”我跟在狼狗的后面向团部走去，心里多少放心了一点，起码他认识我二叔。走进团部，来到他的办公室。“你先坐，我给大海打个电话。”说着他拿起电话：“接师长……”我没敢坐，仍然站在那里。“大海啊，我是老师，睡了吧？哦，没什么重要的事儿，我们团这批兵里有你侄子吗……啊……哈哈，那你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嘛……”他们俩聊了一会，参谋长就把电话递给我，我接过电话哇地一下哭了起来，哽咽地喊着：“二叔……二叔，我要回家，他们要枪毙我。”二叔那边电话里传来大笑：“我告诉你小赵博，你爸跟我交代过了，你这个小子就欠收拾，让我好好管管你，你不是咋呼着要当兵吗？现在怎么了？害怕了，还哭鼻子？哈哈！”我擦擦眼泪，“我不害怕，那个坐班的骂我，还要打

我，我哥们把他打了，我们俩就跑了……”“坐班？什么坐班的，少整地方那一套，这是部队，那是班长。有什么问题跟你参谋长说，这事我管不着。以后有什么事别找我，自己解决，就这样吧！”我还想说什么，那边电话挂断了。好你个赵大海，没人性，没亲情，居然不管我，等着我告诉奶奶去，让奶奶骂你。电话里边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：“请问参谋长，还需要转接吗？”我把电话递给这位姓帅的参谋长。顺便看了一眼，根本就不帅，还好意思姓“帅”。

事情经过我跟他说明白了，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，“部队是有纪律的，怎么能说随便就枪毙人呢，你们俩胆子不小，居然敢打班长。”“他骂我们，还用皮带抽我。”“这样吧，一会儿呢，我派人把你送回去，放心，他不会枪毙你的。唉，你那个朋友呢？”“他……”警卫员跟着我出了团部到小公园里，我喊着连野的名字，却始终没听到回音。警卫员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先把你送回去，然后我们再找你朋友。”

我跟着他回到连里，才发现，一个连的新兵都已经集合完毕，一个军官正满地转悠呢。看见我回来，才跑过来，“小郭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“孙连长，人我给你带回来了。”他往我身后看了看说：“俩呢，那个呢？”警卫员把连长拉到一边小声嘀咕了几句，连长用余光看看我，不住地点头。警卫员冲我笑笑：“没事了，我先回去了。”他走了，连长盯着我说：“是不是男子汉啊？出了事就想跑。”接着回头冲着队伍喊：“四班长，赶紧带人去营中园找！”人群散去，操场上只剩下我跟连长。“你多大？”“18！”“18？你有18吗？”“你现在是军人了，是大人了，不是地方小青年了，在这里要服从命令，服从管理，知道吗？今天晚上的事情我也知道了，你们班长是不对，我已经处分他了。你别有什么思想包袱，安心在这里训练。”我看看这位连长，心里暖乎乎的。“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我摇摇头。突然远处传来杀猪一样的声音，“放开我，老子不怕死。放开我，操你妈的，你们放开我。”不用问，连野被擒获了。走近了，我看见连野被几个班长架了回来。他还在那手舞足蹈地挣扎着，俨然一副要上刑场的壮烈。

当天晚上班长被撤了，他抱着行李走出新兵班，临出门的时候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面容慈善的新班长，坐在床头微笑着看着我。“早点睡吧，以后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我，我不会打你们的。放 [] 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唉，早知道当兵是这个样，还不如在家 [] 开始混沌，我终于渐渐睡去。